

THE INVISIBLE HOOK
THE HIDDEN
ECONOMICS OF PIRATES

海盗经济学

〔美〕彼

傅西西译



NLIC 2970700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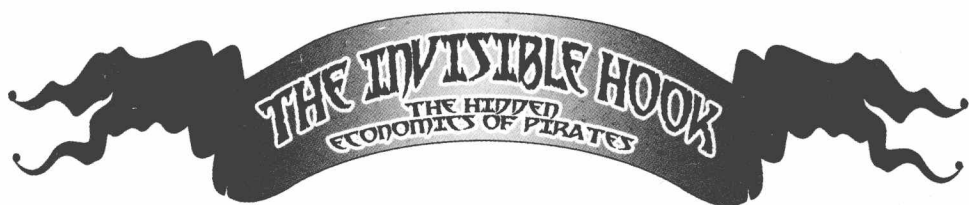
“一艘海盗船，其实就是一家《财富》500强企业。”

为什么他们让骷髅旗高高飘扬？
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古怪而惊世骇俗的行为？
为什么他们让无数政府束手无策？
他们究竟是凶残的疯子还是“罪恶之德”？
首度揭秘海盗背后，**400**年屡禁不止的秘密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海盗经济学

[美] 彼得·里森 (Peter D. Leeson) 著 傅西西 译



NLIC 2970700958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1 年第 5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经济学 /（美）里森著；傅西西译．—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1.5
ISBN 978-7-5470-1450-9

I. ①海… II. ①里… ②傅… III. ①海盗—经济学
研究 IV. 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1763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30mm

字数：164 千字

印 张：14.75

出版时间：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旭

特约编辑：白桂珍

装帧设计：POPULAR 水玉镇文化
shuipin@163.com

内版设计：付 楠

ISBN 978-7-5470-1450-9

定 价：39.80 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10-89779339



前言

那只看不见的钩子 1

第①章

投票给“黑胡子” | 海盗民主背后的经济学 | 25



17—18 世纪的海盗们通过投票来选举船长，当选的船长总是会尽力为船员们谋利益，不过也有些当选的船长会滥用职权，此时船员们就会把他“从指挥官的位子上拉下来”，甚至将他撵走、放逐。



正是贪欲驱使海盗们创立了先进的组织形式，并且有了一些先进的实践行动；也正是贪欲使得海盗内部的宪法式民主得以出现。



黑胡子课堂 第1堂课 卑劣的动机和“光明”的结果

第②章

无法无天 | “海盗章程”背后的经济学 | 55



海盗社会里没有监狱、警察，也没有议会；没有律师，也没有法官。看起来，他们就是一伙暴力犯罪分子，而海盗圈子就是一个收容疯狂罪犯的精神病院。然而，事实是，他们的生活秩序井然且坦诚实在。



海盗们设立宪章并且严格遵守其中的规则，这也是为了实现他们追逐利润的目标。海盗们自身的利益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最大保障全维系于此”。



黑胡子课堂 第2堂课 把你的乌托邦留在马达加斯加



第③章

诡诈的骷髅旗 | 黑色骷髅旗背后的经济学 | 101



面对海盗的劫掠，若是敌我力量悬殊，许多商船顿时会颓丧得没有了任何战斗力，主动缴械投降。令人惊奇的是，有时候尽管海盗船上除了一面唬人的海盗旗外，就只有几个咋咋呼呼的海盗，却也能够成功劫掠一艘强大得多的商船。



海盗劫掠主要是通过武力强夺实现的，但是海盗们并不乐于战斗，所以它们要尽量减少暴力冲突；而建立恐怖的名声，令劫掠对象闻风丧胆，可能是最好不过的策略了。

第3堂课 你可以打我，但不可以控制我的船员

第④章

罪恶之德 | 海盗酷刑背后的经济学 | 135



长期的为非作歹活动中，海盗们琢磨出了一套又一套的酷刑来对付俘虏们，汉刑、割掉鼻耳、挖心、放在石头上烤、绑在柱子上拉扯身体等，然而实际上，这些恐怖的刑罚很少真正施加在俘虏们身上。



未来对海盗们而言并无太多的意义，因此传播恶劣的名声就成了一个非常奏效的策略，这会让他们以为他们都是不要命的狂徒，从而早早放弃抵抗，乖乖投降，因为“惹恼海盗就死定了”。

第4堂课 你就是恐怖的化身

第⑤章

要么加入海盗，要么去死 | 海盗征募制度背后的经济学 | 169



海盗们会强迫一些技能娴熟的水手加入自己。除此之外，大多数水手都是心甘情愿加入海盗队伍的。甚至有些人想要加入时，还会遭到海盗的拒绝。



海盗们不愁找不到船员，因为海盗船上良好的待遇会吸引很多水手自动加入。另一方面，胁迫加入的水手很可能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不是扰乱海盗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就是将整个海盗团伙出卖给政府。

第5堂课 “压迫”只是一幕幕苦情戏

第⑥章

我们不把黑人海盗当奴隶 | 海盗宽容性背后的经济学 | 199



18世纪的海盗船上，黑人海盗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3%~98%，海盗船上完全是一副种族混杂的样子。当正常社会的黑人还作为奴隶被人役使时，海盗船上的黑人却都有了自由身份，和白人海盗享有同等的权利。



对海盗们来说，奴役黑人海盗无疑是“收益分散，成本集中”。一个黑人奴隶所创造的价值平摊到每个海盗身上真是微乎其微，而潜在的危险是他们有可能被这个奴隶出卖掉。于是黑人海盗多拥有了自由人的身份，与其他海盗并肩作战，共同进退。

第6堂课 开放的心态就是一个装满财富的柜子

译者后记 225



那只看不见的钩子

他们曾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里让海洋深处弥漫着恐怖气息，让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政府寝食难安。法律条文给他们扣上了“人类公敌”的帽子，并且控诉他们企图“颠覆并且铲除人类的各种天赋权利和公民权利”。

他们“向整个世界宣战”并且狂热地将这场战争推进下去。嗜血成性的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看起来一派癫狂，能和其神秘色彩相媲美的，就只有我们对他们那种荒诞生活的种种想象了。

他们同时代的人称他们为“海上怪兽”、“地狱恶狗”或者“蔑视法纪、打家劫舍、戕害人类、天理不容的一群叛逆之徒”。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是“魔鬼的化身”，其他人则怀疑他们本身就是“恶魔之子”，“笑里藏刀”。

他们实在是罪恶滔天，连海妖卡律布狄斯（Charybdis）^① 本人肯

① 卡律布狄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漩涡怪，是海王波塞冬与大地女神该亚之女。传说卡律布狄斯因偷宰了大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牛羊，被宙斯扔进墨西拿海峡（Messina），后被囚于意大利半岛南端。因为积愤难平，她每日三次吞吐海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将经过的船只统统吞噬。——译者注



定也曾把他们当痰那样一口“啐”进海里。他们所犯的罪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看来都是如此可憎而又可怖，以至于那些曾处理过这些罪人的人们都已无法用言语来给他们烙下足够深刻的耻辱印记”。

“这一群人，我们将其称做‘人类之耻’是不无道理的，以劫掠强夺维生的他们，每一项恶行都为人所唾弃”——这样的评价在他们已经消失了三个世纪之后依然留存于世。

他们，就是海盗——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而这本书里要讲的，就是隐藏在他们身后、推动着他们兴盛的那股力量——那只“看不见的钩子”^①。

亚当·斯密，你也来会一会“铁钩船长”吧

1776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这篇论文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亚当·斯密将他这本书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②，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他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引着经济协作活动的隐形力量。根据斯密的说法，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只会对一些最有利于自身的事情感兴趣；然而，很多时候，为了做成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事情，人们就会去做一些对他人最为有利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的大

① 这里的“钩子”是借用了著名童话《小飞侠》中的反面人物“铁钩船长”的外型所作的比喻。“铁钩船长”断了一只手后接上了一个铁钩作为义肢，所以作者在这里就用“钩子”替代海盗的手，以体现出经济学中常说的“看不见的手”的类似含义。——译者注

②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国富论》。——译者注

多数人只能通过与人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多数自利目标都是很难实现的，无论这个目标是谋得下一餐的温饱还是拿到另一双鞋子。要是你得自己生产牛奶或者制作大衣，你要掌握多少项技能又得花上多少时间才能做到啊！更别提打造你自己的汽车了——想一想这些例子，你就有体会了。

因此，斯密评论到，在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我们都“犹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也会为他人的利益服务。当我们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时候，他人也会乐于与我们合作，而这其实也是在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譬如说，一个牛奶生产商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赚钱），必然要以尽可能低的价钱提供最好的牛奶。于是他就间接地实现了顾客们的利益——让他们获得物美价廉的牛奶。生产者总是要向他们的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东西的，诸如此类，周而复始。结果就是，一群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只会狭隘地关注自身利益的人，同时也会下意识地帮助其他人。

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同样也作用于罪犯们身上，与作用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没有什么不同。尽管罪犯们的合作都是建立于他人损失之上的，但只要他们渴望做成那些一个人做不来的打家劫舍之事，就得和别人合作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个只有一名海盗的“帮派”是做不下去的。为了抢得目标货物，海盗们就要和为数不少的其他各类航海高手们合作。这种现象的神秘之处在于：这么一群诡诈的“乌合之众”又是如何勉力推动此类合作的呢？解读这个谜团的关键就在于那只“看不见的钩子”——这是亚当·斯密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海盗版本，用以描述为什么海盗们自私自利的行为最终能让海上各路匪徒通力合作，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看不见的钩子”与“看不见的手”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看不见的钩子”考量的是海盗的自私自利对海盗圈子内的合作有何影响，关注的是海盗团伙如何运作；相反，“看不见的手”考量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如何作用于市场内的合作活动，关注的是合法市场如何运作。如果说“看不见的手”审视的是所谓“市场无政府状态”背后的隐藏秩序，那“看不见的钩子”审视的就是海盗圈子中那种实实在在的无政府状态背后隐藏着的秩序。

其次，与“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的传统经济角色不同，海盗们不以任何一个贩卖行当为主业，因此，他们无须取悦任何顾客。而且，更进一步来看，传统经济角色满足私利的行为能让社会中更广大的人群受惠，海盗们满足私利的行为就没有这种效果了。以商人为例，他们追逐利润的过程会让我们的生活标准得以提高，因为他们会生产一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产品；海盗则不然，他们的兴盛建立于他人的生产活动之上，因此，他们并未通过创造财富惠及社会；他们对其他人的财富敲骨吸髓，损害着社会。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海盗也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通过合作来成就其风险颇大的“事业”。而他们之所以走上合作的道路，就是为了满足私利——无论是海盗还是来自“合法”社团的成员，他们身上都有这种关键特征，而正是这一特征将“看不见的钩子”与“看不见的手”紧密连结在一起。

海盗营生也是一门生意

本书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了海盗身上。这种思维方式

建立于几个显浅易懂的假设之上。

首先，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不是说人们从来不会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而是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更加关心如何能让自己以及与自己最最亲近的人获益，而不是如何让他人获益。

其次，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不是说人们是从不出错的机器人，而是说，人们会尝试以自己所知道的最优方式去实现他们那些自私自利的目标。

再次，个人都受激励驱动。当从事某项活动的成本上升时，人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成本下降时，人们就会更频繁地进行此项活动。当某项活动所带来的好处增加之时，我们就会更踊跃地开展此项活动；而当活动的好处减少之时，我们就会减少此项活动。简单地说，人们会尝试规避各种成本同时尝试获取各种好处。

上述关于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三大假设在海盗身上也成立。譬如说，海盗也是自私自利的，正是对物质的关注催生了海盗，而利润又在背后大力推动着海盗。与流行文化中的种种描述恰恰相反，海盗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本书后面仔细探讨时就会发现，海盗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些方法，用来规避将会蚕食其利润的种种成本，同时用于提高其烧杀劫掠之旅的收益；而且，正是其中的某些方法使得他们臭名远扬。同样地，海盗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当法律令海盗生涯的风险上升（因此成本上升）时，海盗们就会想出一些聪明的方法来抵消风险。当海盗给帮派成员提供奖励让他们参与到最高级别的海盗活动中时，这些帮派成员就会更加卖力，并对下一个大奖翘首以待。

其实，经济学不仅仅可以应用到海盗身上，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理性选择”还是理解海盗们那些震惊世人的招摇古怪行径的唯一方法。

海盗们为何会挂上骷髅图旗帜，他们为何会残忍折磨某些俘虏，怎样才算是成功的海盗，他们又为何要搞出一套“海盗章程”？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隐藏于海盗背后的经济学中找到答案，而要找出这些答案，我们只能运用“理性选择”体系。历史提供了能引出这些问题的“原材料”，经济学则提供了分析“镜头”，为找出答案助一臂之力。

当我们通过这些镜头来观察海盗时，他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极不寻常的行为就都变得甚为平常了。海盗们那些古古怪怪的行为，源头就是他们所处的非常规经济环境（正是这样的非常规经济环境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他们自身与生俱来的古怪脾性。就如本书其后各个章节所展示的那样，一艘海盗船，其实更像一家《财富》五百强企业，而不是更像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一书中所描绘的凶恶残暴的学童帮派。撇开他们的义肢和肩膀上的鹦鹉去看，海盗营生终究是一门生意；虽然这是门作奸犯科的生意，但好歹也是门生意，所以值得从生意的角度去加以审视。

烂狗们，且慢

许多与海盗有关的讨论都会用上“海盗”、“西印度海盗”（buc-

caneers)、“雇佣海盗”(privateers)和“北非海盗”(corsairs)这几个可以交替使用的词汇。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虽然全部都是海上强盗,但上述各种海盗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纯粹的海盗: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命之徒,他们会不加区别地袭击各路商船,只为攫取属于自己的收益。

雇佣海盗:是听命于国家的海上匪徒。在战争时期,各国政府会付给他们佣金,指使他们袭击、劫掠敌国的商船。

北非海盗:其劫掠行为也是得到政府授意的。区别只在于,“北非海盗”以宗教信仰作为挑选目标船只的基础。

西印度海盗:是指17世纪早期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法国猎手,尽管他们大多数时候以打猎为生,但也不抗拒偶尔出海劫掠。

纯粹的海盗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命之徒,他们会不加区别地袭击各路商船,只为攫取属于自己的收益。南卡罗来纳州司法部长理查德·艾林(Richard Allein)曾如此描述他们:“海盗们以全人类、以他们自己所属的物种乃至他们的同伴为捕猎目标,不凭国籍或宗教信仰加以区别对待。”18世纪时的海盗大多都是此类货色。

相反,“**雇佣海盗**”则是听命于国家的海上匪徒。在战争时期,各国政府会付给他们佣金,指使他们袭击、劫掠敌国的商船。因此“雇佣海盗”根本不算是海盗,他们背后有政府的支持。类似的,“**北非海盗**”的劫掠行为也是得到政府授意的。区别只在于,“北非海盗”以宗教信仰作为挑选目标船只的基础。例如北非沿岸的回教海盗会袭击来自基督教国家的船只;然而,也有信奉基督教的北非海盗,“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便是其中一例。本书的讨论基本将“雇佣海盗”和“北非海盗”排除在外了,因为他们不是典



型的亡命之徒。

“西印度海盗”则是指 17 世纪早期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也就是今天的海地岛）的法国猎手，尽管他们大多数时候以打猎为生，但也不抗拒偶尔出海劫掠。1630 年时，这些“西印度海盗”移居到了托尔图加岛（Tortuga），那是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一个形似海龟的小海岛；很快，来自英国和荷兰的乌合之众也被吸引了过来。西班牙正式拥有这两个岛并且不大乐意看到这些暴徒栖居于上。为了赶走他们，西班牙政府将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动物赶尽杀绝。然而，这帮亡命之徒不但没有就此离去，还开始玩起了另一种捕猎游戏——目标：西班牙船只。

1655 年，英格兰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牙买加，并且鼓励“西印度海盗”们前往定居以防西班牙重新占据那里。“西印度海盗”们多数时间都在劫掠西班牙船只，那些来往航行于西班牙和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船只往往满载着黄金和其他货物。这类打劫活动多数都是些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但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活动并非如此。自《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①（*Treaty of Tordesillas*）于 1494 年签订之后，西班牙就在航海新世界中取得了独大的垄断地位，急于打破这种垄断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于是雇用这些海上流浪者，让他们以“雇佣海盗”的身份去骚扰西班牙。那时，“西印度海盗活动是一种海盗行为和雇佣海盗行为的离奇组合，两者往往令人难以区分”。然而，由于“西印度海盗行动时的目标和手段显然都具有海盗性质”，因此我在本书中将西印度海盗视做海盗，或者至少将其视做最早的海盗，都是符合标准的。

^①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于 1494 年 6 月 7 日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小镇签订的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协议。——译者注

尽管西印度海盗并非纯粹的海盗，但他们却在18世纪早期先于真正的海盗出现了，并且影响了真正海盗的组织结构。鉴于此，我在论述中的几个关键点用上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也这样做了。此外，在1690—1716年间活跃于印度洋上的海盗对我的论述也同样重要。

这帮海上流浪者就像一根纽带，把更像雇佣海盗的西印度海盗和活跃于1716—1726年间的真正海盗连结起来。在17世纪晚期，这些印度洋海盗——他们的同时代人有时也把他们叫做“红海帮”（Red Sea Men），定居于马达加斯加及其周边岛屿上，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就是为了劫掠摩尔人那些满载着金银财富的船队。从大部分事情看来，印度洋海盗就是纯粹的海盗，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却头顶着“合法”的光环出海——只是这个光环被他们的后人彻底抛弃了。

尽管本书的论述涵盖了1670—1730年间的海盗，但其重点关注的是海盗黄金时代的最后阶段（也就是1716—1726年间）——那可是一个“黑胡子船长”（Blackbeard）、巴沙洛缪·罗伯茨（Bartholomew Roberts）和“棉布杰克”（‘Calico’ Jack Rackam）在海上神出鬼没的年代。

牙买加总督尼古拉·劳斯爵士（Nicholas Lawes）将这些海上无赖们形容为“来自所有国家的强盗”。

抽样显示，1715—1725年间活跃于加勒比海的700名海盗中，35%是英国人，25%是美洲人，20%是西印度人，10%是苏格兰人，8%是威尔士人，还有2%是瑞典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



海盗的总人数实在很难精确计量，但无论如何，其数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1717年，百慕大总督根据“保守估计”判断，有1 000名海盗穿梭于海上。到了1718年，另外一位官员认为，海盗人数高达2 000人。而在1720年时，杰里迈亚·杜默（Jeremiah Dummer）向贸易及种植业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报告说有3 000名海盗活跃于海上。1721年时，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船长认为，仅仅是出没于印度洋上的海盗就多达1 500名。

根据这些报告以及海盗史学家们的估计，1716—1722年间的任何一年里，在海盗出没的水域里活跃着大约1 000~2 000名海盗，这些水域包括加勒比海、大西洋以及印度洋。这些数字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特别，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当你把海盗人口数量放回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观照一番，就会发现这些数字多么令人叹为观止了。

以当时的皇家海军为例，在1716—1726年间的任何一年里，他们每年的平均人数也就只有13 000人；于是，“年景”好的时候，海盗人数甚至超过了海军人数的15%。在1680年时，整个北美洲殖民地上的总人口也不到152 000人。事实上，一直到1790年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美国国内也只有24个地方的人口超过了2 500人。

许多海盗会聚居在他们的陆上基地里，例如伍德·罗杰斯（Woodes Rogers）于1718年前往镇压的巴哈马新普罗维登斯岛（New Providence）就是海盗们的其中一个落脚点。然而，**海盗团体的最重**

要组成单位，也是最能体现海盗这么一个群落确实曾存于世的，却是海盗船上的政权架构。与许多人想象中的海盗团伙大不一样的是，海盗船上的政权架构相当庞大。

根据来自 37 艘海盗船的数据，1716—1726 年间，平均每一个海盗团伙会有大约 80 名成员。有好几个海盗团伙的人数甚至逼近 120 人，而人数介乎 150~200 人的团伙也不算特别罕见。

以船长塞缪尔·贝拉米 (Samuel Bellamy) 手下的海盗团伙为例，那就是一个由“200 多名来自好几个国家的精壮汉子”组成的团伙。其他有些团伙的规模甚至比这一伙还庞大，如“黑胡子船长”手下集结于“安妮女王复仇号” (Queen Anne's Revenge) 上的海盗就有 300 多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 18 世纪早期，那些平均吨位为 200 吨的商船上，只有 13~17 名船员。

此外，有些海盗团伙的人数实在太多，已无法同时栖身于一条船上；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他们就会组建“海盗中队”。例如，巴沙洛缪·罗伯茨船长 (Bartholomew Roberts) 就统领着一个由 4 艘船组成的中队，队中有 508 名海盗。还有，某些时候各个海盗团伙会集结在一起联手开展他们的劫掠旅程。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海盗船队则是由“西印度海盗”打造的。以海盗作家亚历山大·艾斯克默林 (Alexander Exquemelin) 的记录为例，摩根船长 (Morgan) 就曾统领着一支由 37 艘船和 2 000 人组成的海盗船队——就这规模，足以攻打西班牙在美洲大陆沿岸的各个据点了。亚历山大还在其他地方提到，曾有一伙西印度海盗，“其手下可参与打家劫舍的船只至少有 20 艘”。类